

中国当代
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
精品书系

少军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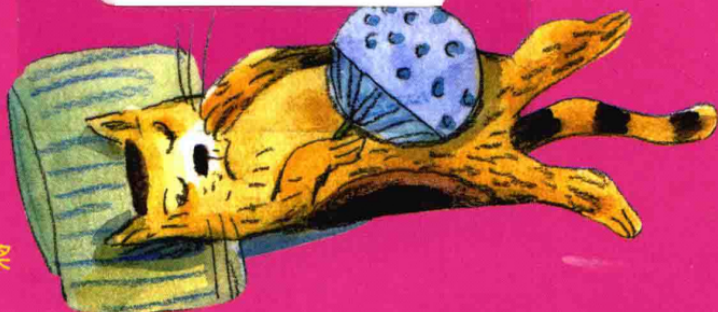
耳边有风 在唱歌



谢倩霓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风是有味道的，
四季的风味道各不相同。
春天的风是香的，
夏天的风是辣的，

秋天的风有点薄荷的味道，冬天的风呢，
像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吃冰激凌，
是冷热交替地在你耳边一晃而过。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得者小说力作

中国当代
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
精品书系

少军 主编

耳边有风在唱歌

谢倩霓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耳边有风在唱歌/谢倩霓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

(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少军主编)

ISBN 978-7-5328-9228-0

I. ①耳… II. ①谢…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1846号

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

耳边有风在唱歌

谢倩霓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济南森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mm×1330mm 32开本

印 张: 6.125印张

书 号: ISBN 978-7-5328-9228-0

定 价: 20.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8167888)



耳边有风在唱歌.....1



水流轻轻.....18



树精太姨婆.....39



寄自邮局的“动物们”.....54



不曾改变的呼吸.....65



草长莺飞时节.....82



梦中的橄榄树.....119



双声道事件.....135



两个女孩手拉手.....152



太阳城会保佑你.....173



耳边有风在唱歌

我又一次跑在了这条沿河小路上。有风在耳边呼呼地擦过。

现在既不是还没上学的清晨，也不是已经放学的傍晚，更不是不用上学的周末，而是星期五上午十点刚过的时间。

这个时间，本来应该坐在课堂上，听老师念经。

我本来也是好好地坐在课堂上。这堂课是老班徐美女的数学课，徐美女没有念经，而是给我们讲刚刚改出来的期中考试卷子。她神态平静，语调平和，甚至还带点玩笑地说，这一次我们班的数学成绩，继刚进校的摸底考试之后，又一次光荣地在全年级垫底了！

大家张着嘴巴，看着徐美女，不知是该笑，还是不该笑。偏偏我没有合上大家的节奏，非常卖力地笑出了声。因为我觉得徐美女是在给我们开玩笑，既然开玩笑，就必须有人笑。如果没有人笑，

徐美女会非常没有面子。

徐美女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爱面子的人。这一点我知道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可是徐美女不这么想，好像大家也都不这么想。徐美女的眼光转向了我，大家的眼光也都转向了我。他们每一个人的眼光里，都闪着冰棱一样冷嗖嗖的光芒。

“徐若虹，你给我站起来！”徐美女噔噔几步蹿到我的桌前。

我慢吞吞地站了起来。

我的个子太高了，我一站起来，老是感觉自己快要戳到天花板了。

一个女孩子长这么高，真的有点要命。我只比班上最高的男生林一鸣矮了一公分，身高在全班排名第二。可是我的成绩呢，比林一鸣不知差了多少分，一直在全班排名倒数第一，这一点令徐美女非常崩溃。

徐美女是一个强悍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崩溃的女人——这一点，全班，或者说全校吧，只有我一个人才知道。

所以在任何时候，我都希望能讨好她，不要让她这么崩溃。

所以在徐美女开玩笑的时候，我赶紧笑了起来。

可是现在我知道，我笑错了。我又一次踩错了点。

是不是我真的每次都踩不到点上？从小到大，一直都这样？那



个“点”究竟在哪里？它是有形状，还是有味道？我究竟要怎么样做，才能“踩”到它，从而让自己的行为合拍，让徐美女高兴？

.....

“你给我出去！听到没有？给我出去！”

我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听到了徐美女对我吼出的这样一句话。

我惊慌地发现，徐美女竟然满脸满眼都是泪水。

她刚才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说我的数学成绩实在是太重了，一下子把全班的平均分拉下来整整一分，正是这一分，要了她的命，要了全班同学的命。她以前带的班级，数学成绩从来都是全年级第一，现在，竟然每次都是垫底……

其实我是听到了徐美女说的这些话的，我也知道自己应该好好地检讨一下，再表一下决心，这会令徐美女心情好一点。可是我还没有搞清楚那个“点”的问题，我的思绪被它纠缠，一下子出不来，所以我就只有白痴一样地盯着徐美女，盯着她那满脸满眼的泪水……

旁边有人扑哧一声笑起来了。

“你给我出去！”

徐美女的吼叫已经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虽然她经常对我吼叫，但还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失态过。我不知道该怎样收拾这样的局面，只得赶紧从课桌底下拔出我的长腿，三步并作两步跨出了教室门。

二

你跑过步吗？沿着一条清澈美丽的小河跑过步吗？小河边有花，有树，有调皮的小鸟在头顶的不知什么地方鸣叫，有长长的一直朝远处伸展开去的翠绿的草带子，还有漆着漂亮的乳白颜色的木头长条凳子。

哦，“清澈美丽”这个词现在有点不对了，那还是我小时候的情景。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爸爸一起每天沿着这条清澈美丽的小河跑步。总是有风在耳边呼

呼地喘着气跑过，它

跟我们奔跑的方向

相反。告诉你，

风是有味道的，

四季的风味道

各不相同。春

天的风是香

的，夏天的风是

辣的，秋天的风有点

薄荷的味道，冬天的



风呢，有点像是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吃冰淇淋，它总是冷热交替地在你耳边一晃而过。

我跟着爸爸跑呀跑，跑呀跑，一直跑到六年级的那个暑假。然后，爸爸离开了这座城市，离开了我和妈妈。

是妈妈要爸爸离开的，她说她再也受不了爸爸的跑步了，更受不了我跟着爸爸跑步。她说如果我再跑下去，就会变成一个白痴了。她说她不需要一个靠跑步跑进大学的女儿，她的女儿应当是因为优秀的成绩跨进大学校门，就像她当年一样。她说我现在其实已经跟白痴差不多了。她必须不惜一切挽救我。这不惜一切，包括放弃爸爸。

可是我听说，当初在师大的时候，就是爸爸跑步的身影吸引了数学系的女王妈妈的。爸爸是师大体育系的，爸爸就是靠跑步跑进大学的。

十年的时间过去，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临走的前一天，爸爸不顾妈妈阴沉的脸色，最后一次带我跑了步。到达那座老拱桥的时候，爸爸停下来，将我揽到他的胸前，说：“小虹，你如果真的喜欢跑步，以后就要自己坚持了。记住，不要影响学习，不要惹妈妈生气，好吗？”我流着眼泪点点头。

我无法留住爸爸，但我可以留住跑步。偷偷地留住，不让妈妈知道。

我不想让妈妈生气。

可是，要瞒住妈妈相当不容易，特别是九月份我进入这所市重点高中以后。我的一举一动基本上全部在妈妈的监控之下。

我已经好久没跑过步了。

我没想到我居然在课堂上获得了自由。

一跑出教室门，一离开徐美女的视线，我的呼吸顿时就舒畅起来了。我慢慢地调匀呼吸，调整步伐，很快，那种最佳的跑步状态回到了我的身上。我觉得自己好像踩在富有弹性的云朵上面，风儿在耳边一个劲地冲我轻语，我的头发飞扬起来，我的身子飞扬起来，我的心更是高高地飞扬在空中……

等到我喘着气停下脚步，我发现自己已经跑到了小河边。

三

在一座大城市里拥有一条小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尽管这条小河的水现在已经变得浑浊，已经不再清澈美丽；尽管小河原先空荡荡的两岸现在早已楼房林立，面目全非，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它。

何况这条小河的身上还架着一座老拱桥呢，何况这座老拱桥的下面还藏着我最大的秘密呢。

三年前，爸爸离开后的第一天，我一个人又一次跑出家门，奔向小河的身边。妈妈在我身后愤怒地喊了一声，我知道我应当停下脚步，但是一股既空荡荡又鼓胀胀的无法言说的情绪充满了我心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跑步，我已经没有能力做出任何其他反应，我就这样跑出了妈妈的视线。

跑到老拱桥边，我停下了脚步。

这座老拱桥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的，反正从我有记忆开始，它就拱着身子跨在小河上了，默默地让小河两岸的人们踏着它的身子来来去去地过河。

老拱桥是我和爸爸跑步的中间站。每次跑到这里，爸爸和我就会停下来，擦擦汗，喝口水，歇一歇，然后返身往回跑。

这是第一次，我一个人停在了老拱桥边上。

我茫然无措地望着老拱桥，好像希望它能告诉我点什么。

夕阳西下，四周安静无声。一抹残阳斜斜地涂抹在老拱桥那沧桑的身子上，它是在对我发出无言的召唤吗？

我走过青翠的窄窄的草带，沿着积满淤泥的台阶走下去，然后，我沿着台阶走进了老拱桥的身子底下。

光线一下子暗下来了。小河的水闪着幽暗的光。

我抬起头来，打量着老拱桥陌生的、朝天空反拱起来的里面。

突然，我在老拱桥弯弯的、积着厚厚一层泥土的墙壁上，依稀看到有用石头刻上去的两行字。

我费力地踮起脚尖，将双手扒在老拱桥墙壁上，使劲抬起脑袋，将眼睛凑上去。

我看清了，是这样两句话——

太阳刚刚升起，而我却要离开；

谁来守护你的脚步呢，我的孩子？

这是谁写在这里的？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再也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文字，也没找到姓名和日期等任何落款。

我一字一句仔细地再一次读着那两句话，我的心突然砰砰地跳起来了。

这——是不是爸爸写的？他离开之前写的？写给我的？这个内容，好像是爸爸写给我的啊！

可是，我认不出爸爸的笔迹。其实想起来，我居然没见过爸爸的任何笔迹。而且，我也从来不知道爸爸会不会写诗，我只知道他喜欢跑步。

我突然悲从心来。我坐在老拱桥小小的阴影里，放声大哭。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哭完了。我在拱桥底下找到一块小石子，开始在拱桥墙壁上，在那首诗的下面，写字。

我写——

爸爸，我好想你！你离开才刚刚一天，我却觉得好像过了一年！

这是我在这里写下的第一篇日记——是的，我把这个叫日记。

以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日记，妈妈要求我写的除外。那不叫日记，因为上面从来没有我的心里话。

从此以后，我把我的心里话写在了这里。

我没有留下任何落款。就像那两首诗一样。我现在知道，那个其实并不重要。



在小河边停留了一会儿以后，我继续跑着，一直跑到老拱桥的边上才再次停下来。

我用我的眼光抚摸着沐浴着秋日亮丽阳光的老拱桥、反射着粼粼波光的河水，以及那照旧积满干巴巴淤泥的窄窄的台阶。

我真的已经好久没到小河边、没到老拱桥身边来了。或者说，我真的好久没有跑过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进入这所可怕的市示范性重点高中、进入徐美女的班级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跑过步了。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做各种各样的习题上面。

“为什么给你做这么多的题，你还是不开窍？为什么我辅导了那么多届学生都卓有成效，就是你不行？为什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你是不是一定要证明，我是错的？我让你爸爸离开是错的？我这几年花下去的功夫全是错的？！”

多少次，徐美女或声嘶力竭、或泪流满面、或伤心欲绝地看着我，对着我吼叫。

除了流着眼泪摇头，我没有任何办法能回答她的问题。

我怎么可能想证明她是错的？怎么可能？我只是没有能力证明她是对的！

不对，现在不是在学校，我不应当叫她徐美女，我应当叫她妈妈。

是的，徐美女就是我的妈妈。

如果不是她在这所市重点中学任教，如果她不是这所重点中学的数学学科带头人，打死我我也考不进这所只有真正的“牛蛙”才能进得去的学校。

在我们班上，谁也不知道我是徐美女的女儿，我只是跟着大家当面称呼她徐老师，背后称呼她徐美女。只有离开学校，回到家，确保没有任何人听到以后，我才叫她妈妈。这是徐美女规定的。

徐美女真的很美，即使年过四十了，她还是那么美。可惜我长得一点也不像娇小玲珑的她，我从脸庞到身材全部都像我爸爸。

我暗地里猜测，也许这一点也令徐美女非常崩溃。

我说过，她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崩溃的女人。在学校，她永远是一个女汉子，她教的班级永远排名第一，她拿的奖项永远比别人多上好几倍。她每天穿漂亮的衣服，化漂亮的妆，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那么卓尔出众、光彩照人。

现在，她一定已经后悔死了把我弄进这所学校，并且还费尽周折要求亲自担任我们这个班级的班主任了吧？

是我，把她所有的名誉都破坏了。

而现在，她只是叫我走出教室，我竟然远离校园，远离教室，跑到这里来了。

刚才快乐地奔跑着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已经离我远去，我站在积满淤泥的台阶上，忧伤地看着脚下跳跃着金子般光波的小河快乐的脸庞。

现在已经几点钟了？是不是应当上最后一节课了？徐美女，不，妈妈，她现在在干什么？她在教学楼的走道上没有找到我，是不是更生气、更发狂了？现在我应当怎么办呢？

我沿着最下面一级台阶，慢慢地走进老拱桥那熟悉的阴影里。

现在，靠近小河这边的整整一面墙壁，差不多都被我的日记占满了。一开始我的个子只够写在那两句诗的下面，慢慢地，我开始往它两边写了，越写越高。现在，这些日记呈现出一个U字形，将最初的那两句诗包裹其中。

我拿起那块我用了整整三年的小石块，一笔一画写上今天的日记——

爸爸，你能否告诉我，我是不是真的像有些同学在背地里说的那样，属于脑残儿？

五

已经是中午的时间了吧。太阳照在身上，有点热辣辣的感觉。

我的肚子好像很饿，又好像一点也不饿。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就好像我不知道现在应当怎么办一样。

或者，继续往前跑吧！以前每次都是跑到老拱桥边就回头，还从来没有往前跑过呢。前面，可以跑到什么地方呢？

我在大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就命令自己的脚继续一颠一颠地

点着地面跑起来。

跑啊跑，跑啊跑。

我的一双修长的腿前后交替着优美地点在地上，我一口气一口气均匀地吸吐着无处不在的友好的空气。远处一排排楼房被我甩在了身后，近处一棵棵树木被我甩在了身后。只有小鸟的叫声一直在头顶不知什么地方无忧无虑地鸣叫，只有风儿，我那跑步时最忠实的伴侣，一直在耳边快乐地吟唱。

突然，我猛地停下了脚步——

在我的前方，出现了一幢童话故事里才有的那种红砖墙带烟囱的老房子。

一大圈白色的木栅栏，一大片柔软微黄的草坪，一大朵一大朵红色的玫瑰花和黄色的月季花。一架精致的翠绿色的秋千。一个美丽的穿着高领白毛衣的女孩。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嗨，过来，到这儿来！”

女孩儿在给我招手。她坐在一张轮椅上。她一只手冲我不停地挥着，另外一只手急切地转动着轮椅的轮子，朝我的方向驶过来。

我不由自主地朝她走过去。

现在，我们俩之间只隔着矮矮的栏杆。我们相互好奇地打量着。

她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她的下身用一条毯子盖住了，我看不出她的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不要看了，我的腿坏了，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就坏了，不能